

流 浪

成 仿 吾 著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流

浪

成 仿 吾 著

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

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三版

原定價 國幣六 角

改定實價 國幣二角五分

著者 成 仿 吾

出版者 大光書局

發行者 陳 荇 蓀

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序 詩

(一)

我生如一顆流星，
不知要流往何處；
我只不住地狂奔，
曳着一時顯現的微明，
人縱不知我心中焦灼如許。

是何等遼闊的天空！
又是何等清爽！

我搖搖而奮奔，
我耀耀而遙征，
回顧長空而中心悵惘，

這是何等的運命——
這短短的一生，
儘流浪而凋零，
莫或與我相親，
永遠永遠孤獨而淒清！

人縱在愁苦之中，
皆能強笑而爲樂，
歡情的火焰熊熊，
悲哀的幕影猶可潛踪，
我連這種歡情也無從得着。

啊，這是何等的運命——
在這無涯的悵惘，
曳着瞬刻的微明，

抱着慘痛的淒情，
我還要不住地奮進而遙往。

啊，我生如一顆流星，
不知要流往何處；
我只不住地狂奔，
曳着一時顯現的微明，
人縱不知我心中焦灼如許。

一九二三

序 詩

(二)

這是我的殘骸！
凋零的我呀，早已不知所在，
親愛的遠方的朋友喲，
請莫惜，請莫忘你的憐愛！

便是我這漂渺的生涯，
也曾夢想過幻美的純愛；
可如今白合的花時過了，

空剩了這片殘骸。

但這雖是我的殘骸，
我的音容呀，或許仍然未改。
親愛的遠方的朋友喲，
請莫惜，請莫忘你的憐愛！

黃埔，十六年六月廿九

目 錄

序詩二篇

(一)	1
(二)	5

小說四篇

一個流浪人的新年	1
深林的月夜	11
灰色的鳥	17
牧夫	33

詩 九 篇

海上吟及其他十五首	45
送春歸	71
長沙寄沐若	73
歲暮長沙城晚眺	83

海上的悲歌	85
詩人的戀歌	91
白雲	94
早春及其他九首	96
清明時節及其他三首	104
劇 一 篇	
歡迎會	113
雜 詠 四 篇	
東京	137
太湖紀遊	149
江南的春訊	164
春遊	173
跋	183

一個流浪人的新年

(一)

基督聖誕節也過了。那小的街大的街，一天一天的都活潑起來了。我們若借用他幾句現存的話，那麼，這繁華的都市，在沒入於一個夢境，一天深似一天的，那夢境的氛氳，一天濃似一天的。

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，指給我們看那一大堆模模糊糊的建築。霧一般的青煙，和着濃濃的水蒸氣，好像一重柔軟的薄暮一般，把她輕輕的遮住了；有時又好像天女拖着的霓裳，受着舞後的餘波，

還在顫動不已。那些市街，好像曉霧包中的一朵鮮花，時時反射着微弱的光芒，其實她正在貪她的酣夢。

從那蒼白色的低空裏，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莊嚴的交響樂！一切的東西，好像受了大自然的命令，都在參加她的交響樂。在這偉大的鼓動中，他們一個一個的，倒好像在守着他們的沉默。在這慈母諸音中，小兒在貪他的酣夢。

松樹和幾種長青樹以外，隨便到那裏都只看見一樣的空枝，間或有兩三片枯葉，都是戰戰兢兢的在那裏搖擺，只等他們最後的宣告。他——一個多年的流浪人——每天踏着嘎嘎嘎的枯葉，跑到街上幹完了他的事，又嘎嘎嘎的跑回他住的地方，他知道這一年又剩不到幾天了。不過他的感想就盡於這一句話。因為他過的是那麼樣單調的生活，他知道冬天去了，又是春天；夏天去了，少不得又是秋天。大自然在他眼裏，也好像不過在奉行故事，同他一般。過年這事情，對於他的生活的影響，就是乘着年假，休息得幾天，有時候這幾天年

假，反使他無聊得不堪。他隨便到那裏，都只一個人。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國，但是他老早就不想他們的事了。他想：我想他們的事，就有什麼好處？只落得一身的煩惱罷。他也不知道到這地方幾年了。若不是他平素每天看報，他定會把年月都弄不清楚。他的臉總帶着一種慘黃色；他的眼睛，好像被什麼東西壓住，開不起的一般，小得不稱他長瘦的臉；并且時常注視他的前面，好像在默想什麼似的。

(二)

這一天已經是二十八了。他望着市內行去，走到了坐電車的地方，他就跳上一條電車坐下。那兩邊的街都已經裝飾好了。他走馬觀燈的一般，看了一些紅紅綠綠的東西。早把他的眼睛看花了。他閉着眼睛，讓電車拖着他去。

他坐到一個地方，跳下車來，望着人海裏面一擠，夢一般的，任他的兩隻腳拉着他跑。

市內的空氣，濃得差不多連呼吸都很困難。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。那一家一家的裝飾，和那陳列台上的物品，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引力的一

般。這不是因為他的感受力不靈敏。他覺得去年的冬天，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，他們也曾把這些市街，紅紅綠綠的裝飾了一遍，沒有幾天，又把他都撤了。他到如今還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。所以這些裝飾，都好像是前幾天見過的東西；也喚不起他的好奇心，也沒有什麼奇怪。

他不解他們爲的過一個年，何以就忙到這般田地，那街上走路的人，光着兩隻小眼，都好像到那裏去搶飯吃的飢民一樣。無數的汽車，野獸一般的，狂號怒吼，跑去跑來，光景驚心得很。電車的聲響，汽車的怪聲，腳踏車的鈴子，和人的呼號，喧擾得更不可耐。但是他只低着頭往前走，倒像聾子一般；好像這些聲音，在地球上互相消殺，他反聽不見什麼聲音。

他想過年這個事情，不過說地球圍着太陽跑了一個圈子。但是地球的軌道，是一個橢圓。誰知道她最初是從那裏跑起的？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，地球已經跑過了她那出發點幾十天；或竟還差幾十天，也誰知道？若說是人類想革新他們的生活，任意

把這一天作一個起點，他不信人類這樣的生活，還可以革新。他想這樣的革新手段，恰足增他們的疲倦，因為連這手段，都早變成了一個公式。

(三)

銀白色的雪花，紛紛飛落，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，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。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，有這麼一首，他念了又念：

“一個白銀的宇宙！

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，

啊，Open Secret 喇！”

那街上的雪，也慢慢的增高起來。這天已經是三十一號，街上的人更多，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，像花樣一般。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，在那冷空氣中半晌才能消滅。

這晚他坐着電車回家裏去，車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氣蒙蔽了，外面通是漆黑的，只見無數的電燈，好像一羣的小星一樣，一個個在放他們球狀的輻射線。他們的光波一伏一起，好像可以指點得出。

他同住的幾個朋友——都與他大同小異的——約他那晚大家守歲。他們預備了幾瓶酒，幾碟菜，圍着幾個小火盆，一面閑談，一面嗑酒。也有述這幾天的見聞的，也有追憶過去了的事情的，但他們談話的中心，總離不了過年的事。有的說他去年怎麼樣過年，有的說他某年過年的時候的趣事，但是他們這些話，又每不期然而然的，歸到他們本國的追想。他們小時候在本國過年如何快活；除夕他們在家裏如何歡喜；過了年後，一直到元宵，那些小孩們如何玩耍；以及種種瑣碎的事，每年到那一天晚上，他們說了又說的事，都好像有把他們全體的注意集中於那說話的人的一舉一動的引力。但是這些追憶愈進去得深，牠們與現實的對照愈加深刻，愈不可耐。滿屋的追憶的情調中，和他們迴想的眼光裏，都有說不出的淒涼景況，他們自己都能知道。就有勸人喝酒的人，就有插些笑話來岔轉他們的話頭的，但是這種種的努力與手段，不唯不能把這悲哀的情調稀釋起來，這些手段用得太多太勤的時候，反增他們寂寞的痛苦，與因為無法解救所生

的幻影消滅的悲哀。

他們幾隻眼睛，眼光光地所守着的那座小鐘，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點鐘了。他們話也不說了。他們都眼光光地注視那個長針，看他一步步的移。聽他一聲聲的響，好像期待什麼東西似的。

那鐘到十二點鐘只差三分了，兩分了，一分了。隔壁的一座大鐘，鐵塔鐵塔的，好像十分高興的一般，在那裏響。那屋子裏的空氣緊張到十二分了。誰也不敢作一聲。他們聽見屋簷邊的水滴，和他們自己呼吸的聲音。她們好像都在合着這兩座鐘的鐵塔鐵塔的音響。到頭來隔壁那座大鐘一下一下的打起來了。他們好像聽什麼天啓一般，把耳朵豎起，把頭偏向那一邊，好像怕聽脫了什麼似的。

那鐘一下一下的打完了。他仍依他的老調子，鐵塔鐵塔鐵塔的響起來了。他們慢慢的把頭偏過來，把他們的耳朵解放了。但是他們的眼睛，有的好像在說：“去了！去了！”有的好像在說：“來了！來了！”

(四)

[7]